

豈能忘情於隨哉

段懷清



與李白的「隨州三賦」相比，曾經在隨州度過其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時代的歐陽修，幾乎沒有留下直接書寫隨州山水人物的詩文，只是在其致隨地友人的書劄或序跋中，多少有點輕描淡寫地提到自己當年在隨州近廿年的生活。

歐陽修這樣做，並非是「薄情寡義」，推測與當時士林官場依然盛行門第出身的風氣有關。而《宋史》《歐陽修傳》中有關其早年生活的文字，多徵引自歐陽修自己與隨州有關的幾篇文字。通過這些頗顯簡潔的文字，我們對其早年在隨州的生活，多少還是有了一些了解。

如果說李白的「安陸十年」是「蹉跎」的話，歐陽修的隨州廿年，則可謂「清貧」。幼年失怙的歐陽修，與寡母一道千里迢迢來隨州投親，就此寄居下來，直到二十歲左右科選入仕、離開隨州。李白當年的「相隨迢迢訪仙城」，洋溢的是一種高昂與浪漫，而歐陽修的千里迢迢來投親，則盡顯生活的困苦與無奈。李白與歐陽修兩人對於隨州的體驗與認知，與他們當年在隨州的生活處境不無關係。就此而言，歐陽修離開隨地之後的「無語」，與其說是「薄情寡義」，倒真不如說是「不堪回首」。

文獻記載，歐陽修當年在隨期間，由於家貧，母親無力購買紙筆硯供其書寫練字，只能從城外澗水河灘端回淨沙，鋪攤於院中地上，並從河灘折回葦枝，供其書畫練習。同樣因為家貧，無力購書，歐陽修有時只能到家境優裕的友人家中借書讀。據其自己所說，他所讀到的韓愈文章，就是「借讀」而來。也許與此種經歷有關，歐陽修後來曾經對隨地的「貧瘠」有

過歷史考察和認真思考，並追問過何以歷史上曾經輝煌一時的隨國，之後千年沉寂如斯。其實，這不僅是歐陽修的「追問」，前朝的李白也曾追問過，只是這樣的追問，與他們所追問的歷史一道，消逝在了時間的漫漫長河之中……

但歐陽修的文意，與李白的詩情，並沒有就此徹底淡出。又一個千年之後，當年的「追問」，在今天隨州城市發展建設的處境中，再次發出回響。

衆所周知，李白當年不過是隨州的過路客，用今天的語言，也就是到隨州來旅行的，說得再文雅一點，是文化之旅。不過這也可見，當年的隨州是有文化的，也是有文人的，否則斷不會吸引到李白這樣的名人雅士的青睞，而且吸引李白的隨州道人胡紫陽，也並非是浪得虛名者，而是足以號召一個朝代的全國層面的名士。也因此，李白所留下的詩詞歌賦中的隨州，其山水文化之美，也就被提升到全國層面，而不僅僅只是地域一方。

與李白所走的「提升隨州」路徑有所不同的是，歐陽修筆下的隨州，走的是「實話實說」式的「親情」路線：隨雖陋，非吾鄉，然予之長也，豈能忘情於隨哉！隨州並不是歐陽修的出生之地，但卻是他的成長的地方，對於這樣的一個隨州，儘管偏隅一方，甚至文化上也說不上蘊藉深厚，但他卻是吃着隨糧、喝着澗水長大的，這種「養育」之恩，在離開隨地多年之後，並沒有淡忘遠逝，一句「豈能忘情於隨哉」，已足以讓今天的隨州人感喟不已。

只是在誦讀李白的「隨州三賦」和感喟於歐陽修的「豈能忘情於隨哉」之餘，不要忘了當年兩位隨地先賢的深沉追問。這才是今天的隨州人面對歷史和當下現實所應有之高度與覺悟。

大叔情懷也是詩

嚴輝文



不聽爵士的跑者不是好小說家。我在一篇文章中，這樣描述村上春樹。這意思誰都明白：村上春樹就是一個酷愛音樂、擅長長跑、會寫小說的多面強人。且不說他還是英語文學翻譯家、鐵人三項運動員、年度散文之王了（這回他又首次披露自己還是撲克算命大師）。反正是他這些愛好或者成就，我等資質庸常的人，苟能得其一，已經是遑天之幸了。

即便如此，強者也有其弱項。正如阿喀琉斯之踵（又譯：阿基里斯之踵）一樣，再全能再神勇的人也總有神水沒有浸泡到的腳跟，也有無法避免的弱項。

作家村上春樹需要征服的寫作領域在哪裏？一下子似乎很難找到答案。數十萬字的小說，人家都壓根不在話下。不過，作為一位「大叔度相當高」的大叔，要他專為女性雜誌《an·an》寫不那麼具備「大叔屬性」的細膩隨筆，會不會有一種公估繡花針的感覺？

《愛吃沙拉的獅子》（又譯《喜歡吃沙拉的獅子》）作為《大蘿蔔和難挑的鱷梨》（又譯《大蕪菁、難挑的酪梨》）的姊妹篇，仍然是村上春樹在約一年的時間內撥冗為女性雜誌《an·an》所寫的專欄文字之結集。仍然由大橋步女士出馬配圖，可以想見出版方一開始就有讓重量級人馬珠聯璧合的考量。

那麼村上大叔都寫了些什麼呢？顯然他需要拋開「宏大敘事」、史詩視角，需要嘗試用他的如椽大筆寫那麼一些絮絮叨叨切切很小的話題。

翻開這個集子，隨處可見碎碎叨叨式的「叔曰」——

叔從隨筆話題的選取寫到老男人的記性差。比如他總是在入睡之前，想到了要寫的話題，但倒頭便睡之後，記憶卻從此深深陷入了「軟綿綿的泥沼」。好無奈啊！

叔寫「只要過一個女人」的自己，為何會視女人的發火期為「自然災害」，又是在如何「逢彼之怒」時嚴防死守（其實就是只有舉白旗投降一條路而已）的，總之是萬萬不可莽撞行事正面迎戰。中國男人有一種誤會叫「天下老婆一般怒」，誤會好坑人啊。

叔說文章至關重要的要素是親切心。而文章的親切心又遠非一般意義上的「為人親切」之可比，尤其是把文章寫得好讀、易懂，簡直堪比英雄救美捨生取義之壯舉。

叔喜歡音樂，但他又特別害怕噪音。比較遺憾的是，百聽不厭的好音樂常常放錯了地方，比如商場；播放好音樂用錯了方法，比如兩首不錯的歌在旺鋪林立的商業街上音量開着打擺台式播放，都會變成給人造成「心靈創傷」的噪音。

叔說人生最大的遺憾，不僅是因為忙碌和謀生，會錯過一些有關「等着上斷頭台」式影視故事的結局，而且更是在百般懸想並設計了種種可能結局之後，雖然補看了結局，卻還是要把影視劇的真正結局忘得一乾二淨。

叔在學到了西式煎蛋卷的手藝之後，還幻想當一個既做得了西式煎蛋卷，又當得了體貼好情人的多情男子——當然他的非虛構文章中，凡是談到女人，他都會照例閃爍其詞地說「只是想得而已」。

叔害怕進法庭，怕當陪審員。因為陪審員的態度最終難免會左右判決，而天性具有同情心的自己，又可能因「大叔之仁」而有損於刑罰的倫理性與必然性。

叔因為想吃有很多生菜、番茄和高級洋蔥所做成的超級沙拉而不得，而深深地抱怨「酒店經營和世界運作的目的，並不是讓我感到幸福……」

叔有時也會臧否人物，在一些公司拿懂外語當最為關鍵的因素時，卻更擔心人們語言無味。於是明確提出培養懂外語的人，遠不如培育出擁有「一家之言」的人要緊和有趣。

叔還難免在這些隨筆裏寫他的異想天開，比如一邊健身一邊發電，一邊獻歌一邊發電，純粹的人力資源發電，既鍛煉了人的身體滿足了人的欲望，又給社會貢獻了能量，是多麼綠色環保啊。比如設想有一種「新宿舍裝置」，錄下新宿舍的廣播聲音，應對種種騷擾電話、推銷電話。當然這類幻想難以成為現實，於是他在文中貌似輕描淡寫地嗔怪「為什麼我的每個主張都被人們輕率地漠視呢？」

總之這回村上大叔倒沒有寫什麼「小確幸」，而是一些小抱怨、小遺憾、小失誤、小建議，總之就是寫了他作為強人的「小害怕」：怕失憶、怕噪音、怕女人發火、怕吃不到好沙拉。這可有點像是「藏拙」式的筆法，你全然看不到，他是一個面面俱到的全能式強者，而是一個有那麼一點小情懷的普通的老男孩，平庸的小大叔。即便你要聯想到強者，那也不過是一頭親切而不嗜血腥的「愛吃沙拉的獅子」而已。

村上大叔隨筆的特色照例是「兩段式」，開頭一節文字與其說像是時評體中的由頭，不如說是中國傳統文章「興」的手法，託物起興，先言他物；後面一節再生發自己的觀點。他的想法實在是很奇詭的，他常常突然宕開一筆，道出了你怎麼也想不到，又看似不合理，而實際上勢必如此的結論。

至於他文筆之通俗之幽默，文章之「親切心」，則遠非我們通常所見的掉書袋式艱深隨筆之一路，或者墮入下筆千言離題萬里，雲山霧罩不知所云式的流行散文技法之窠臼，仍然讓我們見識到了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大叔。

哪怕他信筆所至，都能讓你或捧腹大笑，或廢書長思，不經意之間，猛然發現：「大叔情懷也是詩」。

為你點讚

李自美



年初，參加一場文學盛會。會場上，莊嚴雄壯的國歌，精彩紛呈的發言，一陣陣熱烈的掌聲，驅散寒冬的凜冽。如沐春風，我感受到春天的味道，百花盛開，芬芳濃郁。

在這裏，新朋舊友歡聚在一起，不問年齡，不管性別，都為共同的愛好，同樣的夢想。在這暖意融融的空間裏，每一個人，都是我的良師益友，他們身上的閃光點，都值得我崇拜和學習，都值得我翹指稱讚。

郭老師，一位年逾花甲的老教師。初次相見，是在報社的資料室。互通姓名後，我們不約而同地說出「原來你就是某某某！」喜悅之情不言而喻。白落梅說，世間所有的相遇，都是久別重逢。紙上相逢，讓我我相遇相知，而今得以面見，恍如故交。郭老師

熱情地幫我找尋所需要的報紙，並留下他的聯繫方式。攀談後得知，郭老師從教三十餘年，早已退休。退而不休的郭老師又應聘到市內一所中專院校教化學。教了一輩子化學，卻對文學情有獨鍾。教學之餘，郭老師筆耕不輟，把生活中的趣事和感悟付諸筆端，登上報刊，給人以歡樂和啓迪。參加這次會議，郭老師笑說自己已是老朽，本不該來。我卻認為，為了自己喜愛的文字，暮年壯志，痴心不改，這是何等的榮光。老有所為，老有所樂。郭老師，為你點讚！

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腿腳不便的年輕人，起初，看他手拿相機，在會議室兩側過道不停地變換角度拍照，還以為他是大會負責拍攝的攝影師。只見他執著地挪動着不靈便的雙腿，一會見面向主席台按動快門，一會兒又把鏡頭對準與會者，好像不把會場的每一個精彩瞬間定格在他的相機內，就誓不甘休。我真服了他了，為他的執著和

堅持。會後才知道，他也是參加本次會議的一位文學愛好者。知道了他的名字，立刻想到了他發表過的文章。他的身體無疑是殘缺的，但他擁有一顆健全而美好的心靈，用手中的筆書寫生活的酸甜苦辣，用喜愛的文字傾訴人間的悲歡離合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塵世紛擾，在人心浮躁的現實，沒有健全的身體實屬不幸，而他，一位因文字而活得精彩的年輕人，看着他臉上洋溢的笑容，聽着他歡快的笑聲，有誰會懷疑他的幸福與歡樂？以文字取暖，用文字支撐自己不算穩當的人生，敢於面對，笑對未來。年輕的朋友，你是好樣的，為你點讚！

相聚如此短暫，分別在所難免。時光的河靜靜流淌，美好的回憶永存心間。我亦師亦友的文友們，在文字的世界裏，我們一路同行。在通向未來的道路上，不管是風霜雪雨，還是陽光燦爛，衷心的祈願，幸福安康，再創新高！為你點讚，永遠。

天寧寺隨想

嚴陽



天寧寺塔，位於北京天寧寺北端，是該寺最重要的建築。這座始建於北魏的佛塔，不但是北京最古老的磚塔，還是現在仍保存完好的磚塔。繞着磚塔走了一圈，塔上那些金剛、天神的浮雕，不少已經剝落、殘缺，但殘留的那些依然生動與傳神。而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天寧寺塔台基的南側的地面上，嵌着的一方大約二米長、一米寬的石板，這塊石板中間部分稍稍凹下，兩頭凸起。之所以如此，我相信應該是多少年來，無數信徒在這裏頂禮膜拜的結果。

我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天來到天寧寺的。在天寧寺塔下，我先後看到了兩位虔誠的信徒異常認真地跪下、趴地、翻掌、起身，然後周而復始地再一次重複這一動作；我還看到了別的信徒圍繞天寧寺塔，口中念念有詞，進行着我不知道的某種儀式。

從北魏開始，到遼代、金代、明代，為什麼諸多皇帝「敕建天寧寺」？希望菩薩能夠保佑風調雨順、天地安寧，讓國家和社會長治久安無疑是很重要的原因；而這裏的香火多少年綿延不絕，無比興旺，同時與老百姓祈望親人、家庭、家族太平無事，好好過日子之間也存在相當清晰的因果關係；處於社會不同層次的人們，無不對神靈有所希冀、有所寄託。而這，正是宗教的價值和力量之所在。

可惜的是，過去很多年，我們對宗教的認識一直深陷誤區而不能自拔。一九四九年後的天寧寺，數度遭遇不幸。而天寧寺中的接引殿、鼓樓等建築之所以一度悉數被拆去，建起了唱片廠、熱電廠，恐怕原因並不僅僅在於在這周圍要找一塊地皮沒有那麼容易，更



位於北京宣武區的天寧寺

重要的則是我們對於包括佛教在內的諸多宗教，一直是另眼相看，視作封建和迷信的產物，必欲除之而後快。所以，哪管它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，哪管它的文化意義和歷史意義，哪管老百姓的感受——對於不少老百姓來說，「菩薩」乃是他們的精神支柱或者是依靠。

並且或許同樣是因為這一原因，所以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，我們都習慣於將科學與宗教對立起來，認為他們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。然而我們卻忽視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：科學和宗教都是人類的需要，前者可以解決人的物質和發展問題，後者能夠解決人的精神需要和對未來的迷茫——人對離開這個世界之後的種種疑慮。也可以說，隨着社會的發展，科學越來越昌明，物質越來越豐富，人們的生活品質越來越高；然而，有些問題卻又是科學未必能夠解決的，比如說人對死亡的恐懼；又比如說

人們希望這輩子的辛苦能夠有所補償的問題。

對於老百姓來說，這世界太複雜，有太多他們不明白的事和理；在對世事倍感無力的情況下，他們把諸多希望寄託於宗教，是無奈也是他們唯一能夠做的事。

與此同時，有一點我們也不能不說：總體而言，有一定的信仰的人往往會有一定的顧忌、做事有一定的底線；而那些沒有任何信仰的人，往往會肆無忌憚、做事沒有任何底線。何況說，即便是科學家，其中很多也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呢？因此，對於小小老百姓來說，為什麼不能擁有他們自己的信仰？或者說，我們對於他們的此類信仰為什麼不能表現得寬容一些？

所以，走進天寧寺，我不會頂禮膜拜；但是，對於那些頂禮膜拜的香客的做法，我完全能夠理解。

與烏干達總統是老相識

高秋福



穆塞韋尼一九八六年奪得政權當政之後，一改過去的激進態度，變得相當務實。西方報刊認為，他「放棄了當年的馬克思主義理想」，轉化為「思想靈活的務實主義者」。他自己則說，是從烏干達的國情出發，借鑒東、西方國家體制中可用的東西，「建立一種新型的全民民主制度」。

在政治上，他一反幾位前任偏狹的部族和宗派觀念，提出「無黨派全民政治體制」，實行民族和解與民族包容政策。他強調烏干達是各部落人民、各宗教信徒共同擁有和共同建設的國家。除他領導的「全國抵抗運



行伍出身的穆塞韋尼，一直把軍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上 作者供圖

動」之外，他吸收各黨派代表人物參加政府，恢復幾個傳統王國的王位，籲請一些流亡國外的異見人士回國。這樣，一個基礎廣泛的聯合政府建立起來，部族宗派勢力大為削弱，民族團結空前加強。他不無自豪地對我說，現在的烏干達，除北方極少數恐怖分子作亂之外，「完全改變了當年戰亂頻仍的狀況」，政局總體穩定，人民安居樂業。

在經濟上，穆塞韋尼堅持實行「混合經濟制度」。經過阿明政權七年多的殘暴統治和後來的內戰破壞，他當政之初的烏干達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。如何恢復和發展經濟是他面臨的另一大問題。他在坦桑尼亞多年，看到那裏推行的「烏賈馬」社會主義模式遭到失敗。他早年在研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，也曾大量閱讀西方自由派經濟學家的著作，決定在烏干達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結合的「混合經濟」。他接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，着重恢復和發展農業和工業生產，加快基礎設施建設，扶植私人經濟，實行外匯和外貿體制自由化，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的投入，鼓勵被阿明政府趕走的「亞洲人」回返。

一九八七年之後，烏干達的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保持百分之六左右的年均增長勢頭，外債減少，通貨膨脹率從百分之二百四十銳減到百分之三點一，人民生活大為改善。現在，烏干達被世界銀行譽為「貧窮國家發展的樣板」。

穆塞韋尼談起他執政後的烏干達，可以說是一派樂觀情緒。從那次見面到現在，九年多過去，他雖然仍贏得大選，得到百分之六十點七五的選票，但得票率顯然出現下降

趨勢，表明他開始遇到一些麻煩。二〇〇三年，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，他宣布實行多黨制，各種黨派紛紛出現。起初，主要挑戰來自烏干達民主黨、人民大會黨等傳統的老政黨；不久，他領導的「全國抵抗運動」內部出現「異見派別」，以基扎·貝西傑為首的一些人另組「民主變革論壇」，成為最大的反對派。貝西傑當年在叢林打游擊時是穆塞韋尼的醫生，勝利後出任總統府國務部長，深受信任和重用。可是，他反對穆塞韋尼的用人政策和工作作風，幾次大選都向穆塞韋尼發起挑戰。穆塞韋尼將他視為自己的「現實威脅」，會指控他「叛國」，並幾次藉故將他扣留或逮捕。即使這樣，他在今年大選中仍獲得百分之三十五點三七的選票，成為穆塞韋尼的最大競爭對手。

現在，貝西傑集中攻擊的是穆塞韋尼懸崖地位。在議會中的優勢地位，於二〇〇五年八月通過取消總統任期不超過兩屆的憲法修正案，從而為他長期執政掃清道路。貝西傑聯合其他反對派人士指謫穆塞韋尼「作風霸道」、企圖當「終身總統」，要求各政黨平等競爭，民主分配權力。從其從政生涯和個人性格來看，穆塞韋尼確實是不想放權。他三十年政績顯著，在國內外均贏得很好的聲譽；他行伍出身，一直把軍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上，顯得異常強勢。這使得他自信只有他才能治理好烏干達。他在競選時曾公開說：「我栽種的香蕉剛開始結果，怎能乖乖地離開香蕉園。」權力之爭，看來一時難以平息。這對贏得穩定和發展為時不長的烏干達來說，顯然不是什麼好兆頭。（下）